



遍地英雄

江苏民兵革命斗争故事集



遍地英雄

——江苏民兵革命斗争故事集

江苏省军区政治部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

逻辑入门
江苏省党政干部编

*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3年8月第1版

1974年3月第3次印刷

印数 350,001—510,000册

书号 10100·056 每册 0.77元

目 录

- 水上交通站..... 杨 铮 (1)
- 财粮委员..... 童 石 (18)
- 铁道线上..... 戚继昌 (33)
- 取情报..... 傅 宁 (51)
- 照例收下..... 徐 丰 (68)
- 春回大地..... 舒怀英 (80)
- 竹海天兵..... 武 宜 (96)
- 根深叶茂..... 苏葆瑛 (115)
- 英雄“三十里”..... 江 枫 (138)
- 军鞋..... 曙 阳 (149)
- 小向导..... 粟 谦 (169)
- 金绣娘..... 吴 斌 (180)
- 阻敌密湾镇..... 徐 新 (201)
- 红枪女将..... 江 燕 (215)
- 粮..... 安 马 (228)
- 小海螺..... 徐海连 (246)
- 骨肉亲..... 黄 斌 (255)
- 大破火牛阵..... 杨 都 (269)

棉乡儿女.....	南海人 (278)
激战之前.....	江海涛 (290)
飞闯鲁兰河.....	牛 山 (306)
强龙斗恶虎.....	阎洪斌 严 义 (315)
张山火种.....	江东山 (340)
木扁担与铁乌龟.....	舒怀英 (359)

水上交通站

杨 锤

—

长江北岸的临江港口——“斗桥”，今天显得有点异常。往日，国民党遭殃军那种剑拔弩张、杀气腾腾的阵势，似乎解除了；就连那些如狼似虎的匪军哨兵，也故意压低了嗓门在搜查过往的船只和行人；只是多了几个“游客”，自由自在地在港口附近“闲逛”。开阔的江面上，波涛汹涌，几艘帆船随着江浪上下浮动，有一艘敌人的巡逻艇拉着刺耳的汽笛，吐着浓烟，沿江边呼啸而过。

在稀稀落落停泊着船只的港口里，有一条不显眼的小渔船，紧靠在江口的芦苇边。船的两舷晾满鱼网。船尾上横绑着一根竹篙，上面晒着一件半新旧蓝布衫，在白色芦花的映衬下，十分显眼。船上有两个人：船头补网的那个看上去有三十多岁，高个头，阔肩膀，黑黝黝的方脸庞。他就是本县玉沙区水上交通站站长李振江。船尾这青年人是他的弟弟李振海。他们昨晚接到了上级交给的一个紧急任务，要他们在此接送一个负责干部到江南去。今天一早，他哥俩就把船开进斗桥港口，装着修补渔网，等待亲人的到来。这时候，李振江一边

干着手里的活计，两只眼睛观察着岸上的动静，心中却在暗想：前几天敌人象疯狗，到处封江、拦船、抓人，今天怎么一反常态了呢？他两道浓眉紧紧地蹙在一起，补网的双手更加紧紧地捏着竹梭，一穿一捋，好象要用手里的这把竹梭拨开眼前的迷雾，戳穿敌人的一切阴谋。

没多久，档子口伸向内地的大路上，出现了两个人，一式渔民打扮，前面的老大爷头发虽然已经花白，但身子骨却挺硬朗结实，左肩搭着一件旧蓝布衣衫。后面那人四十开外，中等个儿，宽宽的前额上刻有几条饱经风霜的皱纹。两人一前一后快步往档子口走来，振江给振海递了个眼色，又连忙低声招呼：“来的是自己人，准备接应！”

那两人顺利地通过了档子口，机警地向四周扫了一眼，就径直朝挂着蓝布衫的小船走来。老李仔细一端详，是江北中心县委赵书记。心中暗想，今天的护送任务果不寻常，便连忙招呼：“大哥，你回来了！”赵书记也一眼认出了李振江，便和老大爷告了别，一脚踏上了船，压低了声音兴奋地说：“好啊！又搭上你们弟兄俩的船啦，我这个买鲤鱼的今天就不必再挑了吧？”一句话说得大家都会意地笑起来。

李振江用竹篙朝岸边一点，小船就离开了江岸。波涛激涌的浩浩大江，象脱了缰的野马呼啸奔腾，一泻千里。老赵迎风坐在船头，一边补网一边观察江上的动静。只见前面不远的江面上有两只渔船正在起钩，船上的人不时地向这里眺望，便问振江：“那边的船是哪里的？”

“是交通站的张大爷和小陈的船。我看今天情况有点反常，万一发生意外，好让他们赶来掩护。再改道走‘洲上’。”

“你做得很对，敌人越接近灭亡，越要作垂死挣扎。你们不论在什么艰难的情况下，都要保证这条红色交通线畅通无阻呀！”

“老赵你放心吧！”李振江紧划着双桨，小船象箭一样射向江心的激流。

辽阔的江面，江风呼啸，浊流滚滚，恶浪滔滔，小船却象轻燕似地掠过江面，老赵不禁称赞道：“老李，你使船还真行哩！在风口浪尖上练得不错啦。”

李振江笑着摇了摇头，谦虚地说：“差多啦！刚开始我也是挨过不少浪头。后来摸到了它的脾气，才懂得了制服它的办法。你看那浪头来势汹汹，象是一下子要把船吞掉，其实小船一闯上去，它就被压碎了，浪花冲走的只不过是船板上的泥沙。”

“对啦！老李，你看敌人不也是这样吗？他们表面上好象很凶，到处筑碉堡，设岗哨，封江面，断航道，其实不过是秋后的蚊子——神气不了几天啦。”老赵越说越兴奋，不觉提高了声音：“革命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人民解放军已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全国性的大反攻开始了，大军就要南下啦！”

“好啊！大军就要南下啦！”听着胜利的消息，李振江激动得浑身的热血象江水一样汹涌澎湃。

“今后我们的任务更重，风浪会更大，斗争也会更艰巨复杂的。”老赵既是激励自己，又是鼓励战友。

听了赵书记的话，老李仿佛感到身旁的小船在不断扩大，不断伸张，顿时化成一条彩虹，飞跨大江南北。苏南茅山的漫天烽火，苏北平原的滚滚铁流，扬子江面的千船万帆，交织成

一幅雄伟的画卷展现在他的眼前。李振江紧划着手中双桨，炯炯有神的双目凝视着赵书记说道：“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风浪再大，我们能顶住，暗礁再险，我们能闯过！”

“对！我来帮你划桨，咱们边划边研究，路上还可能出现什么新情况，多想些对付的办法。”赵书记接过李振江递来的一把船桨，边划边说，驾着轻舟，劈风斩浪，向长江南岸挺进。

二

太阳偏西，江风更大，把这湍急的江流搅的浪峰迭起。李振江驾着渔船，顶着咆哮的江涛，朝二道沙港口驶去。他目光灼灼，一边紧划桨，一边仔细地搜索着江面。突然，在远处的江面上，隐隐约约地有一条“渔船”尾随而来。

“老李，后面有条船跟着我们。”赵书记警觉起来，立即把情况告诉了李振江。

“是啊！看样子不象我们的船。”李振江说着把手里的桨交给了老赵。转身盯着身后的“渔船”。长期在江上的斗争生活，使他练就了一双敏锐的眼睛，不仅能透过混浊的江水看到潜游的鱼鳖，而且能从行船的模样，划桨的声音，分辨出是哪家的渔人。

“会不会是敌人的？”

“很可能！”

李振江见那船扯足了风篷，两舷还加了桨直插过来，“赵书记，看样子来者不善呀！”

“那我们就按原定的第一方案行动吧！”

老李有意放慢了速度，等那条“渔船”靠近，只见船上三人一式渔民打扮。船头站着的是个瘦长个儿，尖尖脸上一对猫儿眼，深深地陷在蜡黄的面皮里。看着这个瘦长个儿的面孔，李振江不觉一怔：好面熟，那不是汉奸王德彪吗？这个念头刚升起马上又被打消了。不可能！那个家伙是我亲眼看见被人戳死在长江里的，哪能死而复活呢。他在脑海里竭力捕捉这个熟悉的陌生人的面影。

李振江决定先来个下篙探深浅，便把船靠上去，主动与那个瘦长个儿周旋：“老大上哪儿去？”

“嗯……打鱼的！”那人楞了一下。

“你在哪里下网啊？”老李紧追了一句。

“妈的，别提了。老子正在荫沙下网，碰到‘国军’的汽艇，逼着我起网返航，还抢走了我的鱼。”说话时脸上还微微露出一丝怒色。

李振江思索着对方的回话：在“荫沙”下网打鱼，那里江面狭窄，根本不是渔场，怎么能下网打鱼呢？想到这里他抬起头，扫了“渔船”一眼。船上的摆设象是打鱼的，船后的两人摇橹使桨倒也是个行家，但衣着不象渔民。渔家人成年累月伏在船头放钩，跪在船板理网，哪件衣服不都是胸前先破膝盖先补，而他们衣服的补钉为什么却是在双肩和肘拐上？哼，泥鳅再滑也逃不出渔人的手！

那人为自己的答话没有引起对方的怀疑而露出一丝得意的微笑，紧接着小眼珠骨碌一转，反问李振江：“你们这是上哪里去？”

“到那边收钩去。”李振江若无其事地指了指前方。

“哎，老大。”那人突然低声问：“你在这江上年代不少了吧？”

“是啊！水里生，浪里长嘛。”老李把桨一紧，摆出一副老把式的架势。

“这么说，江上的情况，你一定很熟悉罗？”

“这倒不一定。不过哪里水深水浅，哪里有鱼有鳖，也能说上个八九不离十。”

那人眨了眨细猫眼，更加压低了嗓门：“老大，你我都是穷渔花子，在这江上吃尽了遭殃军的苦，如今这世道要变，我想……”

李振江听得不耐烦，故意催促说：“有话，爽快地说嘛！”转头向赵书记丢了个眼色。

“我想——我想找一个水上交通站，你知道吗？”

“前几年日本人有个水警队，这会儿刮国民党又有个人水上警察所，就没听到过什么水上交通站。”李振江跟他周旋了几句，接着以试探的口吻道：“你找交通站干什么啊！”

“兄弟！实不相瞒，我是江阴那边的，帮共产党办事。现在我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报告水上交通站，可就是找不到，你看多急人！”说完眼睛眨了几眨。

看着这个连眨连眨的眯细眼，李振江心头不由一紧，“这‘鬼眨眼’的样子多么象是王德彪，难道他……”

“什么重要事？”振海没等振江答话，抢着追问了一句。

那人以为振海已经上钩，便神秘地说：“是这么回事，今天从江南过来了一个共产党的交通。乘我哥哥的船，要到北边去，说是江南出了问题，通知江北的人暂时不要过江。谁知被

国军查到了，打死了交通，我哥哥一家也被抓走了。”说到这里又眨了眨眼睛，从眼角里挤出了几滴泪水。

“真的啊？”李振江不露声色，边说边注视着那人的神色，心里盘算开了：从江面上的情况判断，敌人已经加紧了戒备和搜索，这个“渔民”会不会是敌人派出的特务呢？难道敌人知道我们有重要干部过江吗？我们的水上交通是完全可靠的，决不会把如此重要的情报透出去，更不会让这类政治面目不清的“渔民”知道。那么，敌人又是从哪里搞到情报的呢？李振江正在沉思的时候，突然传来“咔嚓”一声，只见对方船尾那个人，左手握着的打火机点燃了嘴边的一支香烟。这火光在李振江头脑中一闪，渔民哪有用打火机的！船头上的那人急忙回头，设法遮盖露出的破绽。就在那家伙转过头去的一刹那，后脑勺上一条长长的伤疤跳入李振江的眼帘：是王德彪！

李振江没看错，这个家伙正是以前的汉奸王德彪。不过现在在他摇身一变，已经当上了国民党江苏省督察处谍报队的特派员了。李振江为什么以为他死了呢？这里面有个缘故。日伪时期，王德彪在县里干水警队长，无恶不作。一次新四军夜袭伪水警队时，青年民兵李振江也参加了战斗。狡猾的王德彪凭着有一身水性跳江窜逃。李振江看见一位同志，操起船篙朝他的脑袋戳去，半晌没有冒出来，只当他已葬身江底了哩。其实这家伙并没有被戳死，只是后脑勺上留了个伤疤。今天王德彪这般打扮来到江上，的确是来者不善，因为国民党江防四十一师昨晚抓到一个从江北游击队逃跑出来的杨发良，这个家伙贪生怕死，一吊打就供出了中心县委书记今天要到江南的情报。匪师部一听，事关重大，当即把情况报告给伪江苏省

督察处，要他们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全面封江，逐船搜捕。但督察处认为这样容易打草惊蛇。不如内紧外松，可以攻其不备。于是决定明里放松对出港船只的检查，暗中加强对沿江港口的封锁。并派督察处谍报队的特派员王德彪亲自出马，化装成渔民到江面搜索。让共产党的县委书记出江容易靠岸难，撒大网捉大鱼，不仅抓人，而且妄图一举破获水上交通站，来个一箭双雕。为了把事办得“十拿九稳”，他们还用电话通知匪江防四十一师，把叛徒杨发良押到二道沙档子口当面认人。如果江面上发生了情况，驻守二道沙港口的匪连长蒋腊狗，要全力协助王德彪行动。蒋腊狗当时提出：江上情况复杂，他不认识这位特派员，又加上化了装，见面怎样联络？回答是：见面以谍报队特制的蓝皮‘派司’为证，不要发生误会。

这些情况，李振江都是不清楚的，但他认出了王德彪这个狗特务，心里倒是更加踏实了。他冷静地思考了一下对策：面前是一条老奸巨滑的狐狸，要想把他甩掉是不容易的，只能先稳住他，再引他上钩，然后见机干掉他，让老赵安全过江。想到这里，他故意装出害怕的样子对王德彪说：“你打鱼人管这些闲事干什么，那是要杀头的。”

“人家共产党，不怕杀头，我们要翻身发财，还能怕死吗？”王德彪驴粪蛋似的黄脸上装出几分慷慨激昂的神情。

看着这家伙拙劣的表演，李振江将计就计地说：“老大，交通站确实不知道，不过我人头熟，可以帮你打听打听。”

“多谢了。”王德彪以为对方上了钩，又怕夜长梦多，节外生枝，连忙说：“事不宜迟，现在……”

“好吧，我们先到前面去问问看。”李振江做出为难的样子

子，指了指担任掩护的船。

担任掩护的张大爷和小陈，早已注意到这边的动静。知道情况发生了变化，就一边收钩一边仔细地观察李振江的举止。李振江老远就打起招呼：“张大爷，今天打到多少鱼？”

“不多，你们呢？”

“我们那边碰到大鱼阵，可是船小网少，想和你们合起来打。”

张大爷听了老李的暗语，心里明白了，就急忙和小陈一人带一个帮手，向那条船围过去。

“大爷，这位老大要向你打听点事。”李振江又转头向王德彪说：“这位大爷是个‘百事通’，可能知道，你问问他吧。”

王德彪看着围上来的两条渔船心里有点吃紧，可是，这家伙反共心切，想到抓了共产党还可以升官发财，更促使他铤而走险，连忙转头跟张大爷说话。……

就在这一刹那，赵书记向李振江一点头。振江乘着一个浪头把小船打得颠簸起来的时候，双脚一踏，腾地跃上了敌船，双手象两把铁钳狠狠地卡住了王德彪伸得长长的脖子，揪到了江里。另外两个狗特务见势不妙，刚想掏枪，早被眼明手快的振海和小陈用带铁尖的竹篙砸了个脑袋开花，象死猪似的滚到江里去了。正在江里搏斗的李振江卡住王德彪的脖子一股劲地把他朝水里闷。赵书记站在船上，不慌不忙用木桨对准王德彪的脑袋，死劲往水里戳。王德彪虽然平时有一身水性，无奈被这一卡一闷一戳早已搞得七死八活，只能翻着白眼了。接着，张大爷和老李象拖死狗似的把他拉到船舱里，从他身上搜出了江苏省督察处谍报队特派员的蓝皮“派司”证。

王德彪一到船上就有气无力地翻着黄眼珠喊起来：“别误会，别误会，我是……”

“王德彪你这条恶狗！”李振江严厉地喝了他一声。王德彪一听喊出了他的名字，顿时面如土色，嘴里结结巴巴：“你……你是……”

“你不是要找水上交通站吗？我就是水上交通站站长李振江。”

王德彪看着这位早就闻名，但从不相识的对手，真是又恨又恼又怕。他的面色一会儿青，一会儿紫，嘴里“呼赤，呼赤”直喘粗气。但他象个输红了眼的赌棍，输光了还不甘心失败，仍然虚张声势地说：“李振江，你要识点时务！江面被我们封锁了，二道沙档子有专人在等着你们！今天你们就是插翅也休想飞过长江去。”

“王德彪，我倒要你放明白些，你好好看看，你现在是落在谁的手里！”李振江的口气十分威严。

王德彪一看左边有黑洞洞的枪口，右边有光闪闪的匕首，吓得马上现出了怕死鬼的原形，连声哀求着：“站长！我愿立功赎罪！我愿立功赎罪……”

经过一番详细审问，李振江掌握了敌人的全部行动计划。

情况发生了突然变化，怎么过江呢？大家都默默地围到赵书记身边，船上出现了一阵与这喧哗的江面很不协调的寂静。

“敌人照顾我们真周到，后有送的前有迎的，老李，原来的计划肯定不行了吧？”赵书记征求着李振江的意见。

振江点了点头。看了看正在江边巡逻的敌汽艇，远望二道沙档子口外，果然拥挤着大批等待检查的船只。眼里冒出了

愤怒的火焰。

“哥哥，给我一条小船，把港口的匪兵调走，你们闯过去。今天就是牺牲我的生命，你也要把赵书记安全地送过江。”振海十分恳切地要求。

“不行！”振江沉思了片刻说，“敌人封江搜索，布置得那么严密。你单人独船地想把他们引开，是没有多大把握的，咱们完成护送任务，要十拿九稳，不能碰运气！”

赵书记微笑着点了点头：“振江同志说得对。越在紧急关头越要冷静沉着不能冒失！现在敌人在明处，我们在暗处，应该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细致分析情况，想出妥善的对策来！”

听了赵书记的话，振江和振海心里非常踏实，都为找出妥善的办法，苦苦思索起来。

三

“呜——呜——”一阵凄厉的鬼嚎，划破江面的宁静。李振江抬起头，只见远处二道沙档子口开出了一艘巡江汽艇，在江面搜索着。尖利的船头劈破浪峰，翻起两道浪花，活象恶狼嘴里的一对獠牙。

被捆起了双手，象死猪一样龟缩在船舱里的王德彪听到汽笛声，好象在绝望中捞到一根救命稻草，乘振海不注意时，双脚一蹬，“扑通”往江里窜去。“不好！”振海一步冲上前，抓住了王德彪的一只鞋子，李振江迅速操起手里的船篙，把篙头上的铁尖对准王德彪“唰”的一下狠命戳去，只见王德彪身子一缩，就象被粪叉子扎穿了的老鼠一样，四肢抽搐了几下，便

无力地垂下去了。江面上随即“嘟……”地冒起一串气泡，泛起了一股污血，等他抽起船篙，王德彪的尸体“腾”地余出水面又随即被一个漩涡卷走了。

“呜——”汽艇的嗷叫声越来越近，大家的心弦也越拉越紧。赵书记和李振江看着冲过来的汽艇，脑子里同时都在回忆着王德彪的招供，思考着通过二道沙档子口的计划。李振江回过头来，见赵书记拿着王德彪的蓝皮“派司”对他一晃说：“咱们为什么不好好利用利用这张狼皮呢？”李振江一听心头豁然开朗，兴奋地对赵书记说：“对呀！赵书记，港口的匪连长不认识王德彪，叛徒也不认识我。现在有王德彪的蓝皮‘派司’做掩护，我们也来个化装搜捕……”

“咱们想到一起去了！”赵书记紧接着说：“我们要充分利用敌人的矛盾和虚弱点，来一个将计就计。”接着赵书记和李振江商量了一套完整的智闯扬子江的方案，对可能发生的情况作了细致的分析和准备。振海在船尾上听得连连点头称好。

李振江交待张大伯把他的小船撑开，保持一定距离，继续担任掩护，然后和振海、小陈、赵书记一起登上王德彪的船，要小陈的帮手把自己原来驾的船系在后面，向南驶去。

小船象火箭一样冲向敌人汽艇。李振江看汽艇快靠近了，便用双手合成喇叭对着汽艇大声吼起来，“把汽艇靠过来！”这喊声犹如一阵雷鸣，气势压住了江涛的呼啸。

“啊！枪，他们有枪！”汽艇上的一个匪兵好象突然发现了秘密似地嚎叫起来，其他匪兵“哗啦”一声拉开枪栓。

“哈哈……”李振江发出了一阵轻蔑的大笑，随即又把脸一沉：“你们这些脓包，这么胆小怕事，还能对付共产党吗？快